

蝉鸣柳树间，荷香飘两岸。夏天的记忆是黄昏弥漫的荷香；夏天的记忆是屋檐下听雨的闲情；夏天的记忆是蛙声十里的欢欣；夏天的记忆是萤火点点的浪漫；夏天的记忆是柳荫深处声嘶力竭的蝉鸣；夏天的记忆是农家小院里一家人围坐歇凉的温馨；夏天的记忆是小伙伴们在稻场里疯闹的笑声。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今日入伏，天气炎热，本期特意组合关于夏天的稿件，愿读者通过文字能感受清凉，也愿这场雨早日停歇，原野瓜果飘香，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



夏天的记忆 在荷香雨声中弥漫

夏雨

■ 高英

赏雨宜在夏季。冬天的雨罕见，还不时夹带着雪，寒冷刺骨；春天的雨贵如油，可是太秀气，阴柔有余，阳刚不足；秋天的雨呢？常常阴沉着脸，一下十天半个月，影响收成，更破坏心情。唯有夏天的雨，干脆利索，酣畅淋漓，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决不拖泥带水。而且，炎热的夏季，来一场雨，既可敛尘，又可降温，很是惬意。

夏季赏雨最好在乡下，在城市里绝难体会到雨的韵致，雨在钢筋水泥铸就的城市里不过是从天上洒下的水而已。只有在乡下，在旧式瓦房的屋檐下，或在供路人小憩的茅草亭里，你才能真切地体会到雨的灵动雨的精魂，你才会真正懂雨爱雨。

忘不了小时候在乡下听雨观雨的体验，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许多次，暑假无事的我们正在学校旁边的小溪里揭开一块块石头，捉藏身其下的螃蟹时，阵雨说来就来了。夏天的雨落在身上要多舒服有多舒服，我们巴不得多淋会儿雨。可是不行，母亲站在操场上喊我们了。在母亲的催促下，我们十分不情愿地回去，一家人坐在学校又长又宽的走廊里，享受雨带给我们的舒适与乐趣。

雨打在屋瓦上，发出清脆的乐音；雨落在地面上，砸出一个个小灰窝，瞬间不见了踪影；雨落在木盆里，欢快地蹦跳一下，汪成一片。我撑起家里那把橙红色油漆伞，跑到操场中间，听雨滴落伞上的轻音，仰起头看天，只见翻滚的乌云好似浸透了水，沉重得快要掉下来。屋顶上原本灰黑的瓦变成青黑色了。

起风了，操场边上的泡桐树摇晃起来，又圆又大的泡桐叶如一面面绿色的旗帜在风中翻卷。又热又渴的玉米们用修长光滑的叶子触碰身旁的伙伴儿，互相传递着天降甘霖的讯息，发出欣喜的“哗哗”声。

雨大起来了，我被母亲叫回走廊。这时候，房顶的瓦沟里开始有水流下来，而且水流愈来愈大，长长的廊檐挂起一道漂亮的雨帘。由于房子和走廊的地基抬高了一尺有余，即使站在走廊边沿，雨水也不会溅到我们的脚上，因此我们可以毫无顾虑地伸出双手去接瓦沟淌下的雨水，水流落在掌上溅起晶莹的水花，股股清凉由指尖直达全身，熨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

在瓢泼大雨中，我们爱玩的另一个游戏是捂着耳朵听雨。至今我都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发现了双手捂住耳朵再松开听雨的奇妙。在一捂一松之间，雨声变得好奇，“呜哇——呜哇——”像雨儿在唱歌！这个游戏非大雨滂沱时玩儿不可，若是春天那润物无声的毛毛细雨或秋天那下个不停的霏霏淫雨，绝无此效。

雨越下越大，我们突然发现，那只毛色麻黄的大母鸡许是在草丛里贪吃虫子而忘了赶在大雨前回到鸡舍，此时的它只好蜷缩在操场西侧那根架在木叉子上的粗大的木头下躲雨，看它那狼狈又惊悚的样子，我们又想笑又心疼。有心救它回屋，又担心它受惊吓跑了，只好随它去。

泥土地面的操场在雨水的浸泡下很快变得稀软，雨砸下来，地面泛起一个个土黄色泡泡，就像煮了一锅浓稠的泥粥。操场外侧是玉米地，雨水打在玉米碧绿肥厚的叶片上，起初雨滴如一颗颗晶亮的珍珠在叶面上滚落，随着雨势增大，叶面上的雨形成了一股股细流，玉米棒子顶端紫红色的玉米须在雨水的冲洗下愈显娇艳，让人对包裹在层层翠绿叶子中的玉米产生无限丰富的遐想，禁不住舌下生津。

不知不觉中，雨幕里的庄稼、树木、房屋、远山，变得迷蒙起来，宛如一幅水墨画，一首朦胧诗。

雨终于停了，太阳出来了，乌云不知隐遁到哪里去了。天空湛蓝高远，没有一丝白云，辽阔的苍穹像巨幅蓝色绸缎，丝滑，纯粹，飘逸。蓝天下的远山苍翠巍峨，变幻多姿，山顶青碧如黛，山腰白雾缭绕，而山下的树木、房屋、溪流以及庄稼地，一片明丽，生意盎然。

初夏的莲，已铺满湖水了，嫩绿、洁净。

每日清晨湖边漫步，定会偏向有莲的这边，看一片一片鲜绿的叶子，有微卷的翻着边的，更多的是呈圆盘状铺展开的，整个湖面绿云翻动，煞是醉人。

翻动绿云的不是湖水、更不是神的旨意，而是初夏的风，沁凉的那种，过早穿上短袖进入夏的人会缩一缩肩，略感薄凉。

想那一个冬季，莲的种子进入冬的蛰伏里，整个黑暗料峭的时刻，这些洁白的种子选择隐忍，在没有目光关注的时光里沉淀如斯，在静默的时刻滤清思想，剖析过往，明晰方向。或者说是另一种洗涤，沉默中将思想洗涤。

或许正是整整一个冬季漫长的反省和自悟，而今，春的萌芽后，这些莲正亭亭长成，绿成人人慕之的风景。

想必，这些莲是从宋朝周敦颐的《爱莲说》里长出来的，或是从唐朝李白荷花诗句里出生，而今长在我眼前的池子里。

不管出生于哪个时空，世间花叶不相伦，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中通外直，映衬着一个人的性情，直接率真。

一直不是个繁复的人，总是有意无意远离世间喧嚣、纷繁的事物，努力做个沉静、简单的人，守着一份安宁的日子静立一隅。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

或许正是守得住这样的“不染”方得始终。

莲不仅是夏日里的风景，莲的心里住着人的灵魂。

一株莲不管住在哪里，从哪里出生，都在精神里，在精神的境界和精神的愉悦里。

比如，你、我、他每天的进入；一株莲从外在的愉悦里进入灵魂，指向灵魂的精准和纯粹。

所以每天清晨或者黄昏的相约，守着一池荷，守着整个季节的清凉，守着内心的那份尊严和底线。

我欣赏早春莲的萌发、初夏的嫩绿、夏日的蓬勃、秋日莲蓬的茂盛。一枝莲没有随波而去，一枝莲无畏不惧，勇敢地做了自己，表述了自我；一枝莲没有陶醉于古人的热捧和吟诵，她忠于洁净的自我本身，忠于灵魂的回归；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枝莲是干净的，是美的，呈现那种洁净的美；一池莲是干净的总和，一湖莲提取的是洁净的灵魂。

一池淤泥、一池清水、几只蜻蜓、几缕清风成就了莲的一生。

春天，清寒的水里萌芽；夏风里，莲恣意长成；秋风起，莲不断缩减、退让，任风的锐利一寸一寸将其鲜亮的生命侵蚀，莲只是挺立腰身，以其耿直的本性站立，不屈身、不低眉；冬日的萧索中蛰伏、沉淀、隐忍，以傲然的冷静缄默于时空之中。

极简，即景，一枝莲始终以亭亭玉立的样子呈现；它简约的一生将风骨高举；它清瘦的身躯倒影不屈的灵魂。

尘土飞扬的世间，莲，选取骨头的硬度，倔强地成为莲，站立在古今中外、仁人志士不屈的灵魂里。

会一直去看莲，时刻关注一枝莲的成长，追随一枝莲生长的脉络，会随莲而醉心。

一池莲一直在建立和高耸，耸立在灵魂的最高处。

一枝莲是芳香的，那是来自灵魂的味道。

一池莲倒映的灵魂

■ 张静

